

10.10

第二十五辑

镇江文史资料

王化重题



要 目

- | | |
|-------------|-----|
| ○ 纪念纪生大哥 | 崔宗玮 |
| ○ 不夜街——日新街 | 蒋志云 |
| ○ 日寇对镇江的轰炸 | 杨瑞彬 |
| ○ 首次世界大战一华工 | 周少泉 |
| ○ 理财专家赵棣华仁长 | 余井塘 |

镇江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月

三
 江
 流
 去
 如
 夢
 一
 江
 春
 水
 綠
 如
 畫
 一
 江
 春
 水
 綠
 如
 畫

樂圖南
 書
 法
 作
 品

樂圖南书法作品

周恩来家书

必思奇惜
 相刻不近时斗一
 增种事何如。信社
 命日绝段以吾亦用
 大命。这有国空。有
 痛面志。非人生。相
 中存。已。非。非。非。
 人。下。空。方。为。性。
 益。或。引。之。入。生。元。
 之。合。列。以。所。及。
 之。公。亦。补。的。金。主。亦。元。通。
 之。投。中。师。通。学。用。胡。帝。
 如。伯。目。亦。名。家。也。收。重。化。事。
 满。之。投。主。所。通。接。作。思。
 伯。公。慈。念。中。心。值。亦。化。
 中。然。此。再。译。由。理。大。而。
 所。转。无。为。其。或。有。能。绿。
 再。见。底。亦。言。力。之。使。
 非。在。我。计。公。中。一。
 思。亦。若。您。不。一。收。以。
 旅。主。评。代。而。
 伯。父。同。候。玉。好。为。玉。
 七。中。理。

第八届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伏镇钧

副主任：钱 凯（专职） 陈 伟 刘 宇
薛学陶

委 员：庐 山 莫仲钧 郭绍全

蒋文野 程 建

顾 问：丁牧良 王 骧 冯鸣仪

许图南 杨 奎 杨方益

杨积庆 李植中 陆九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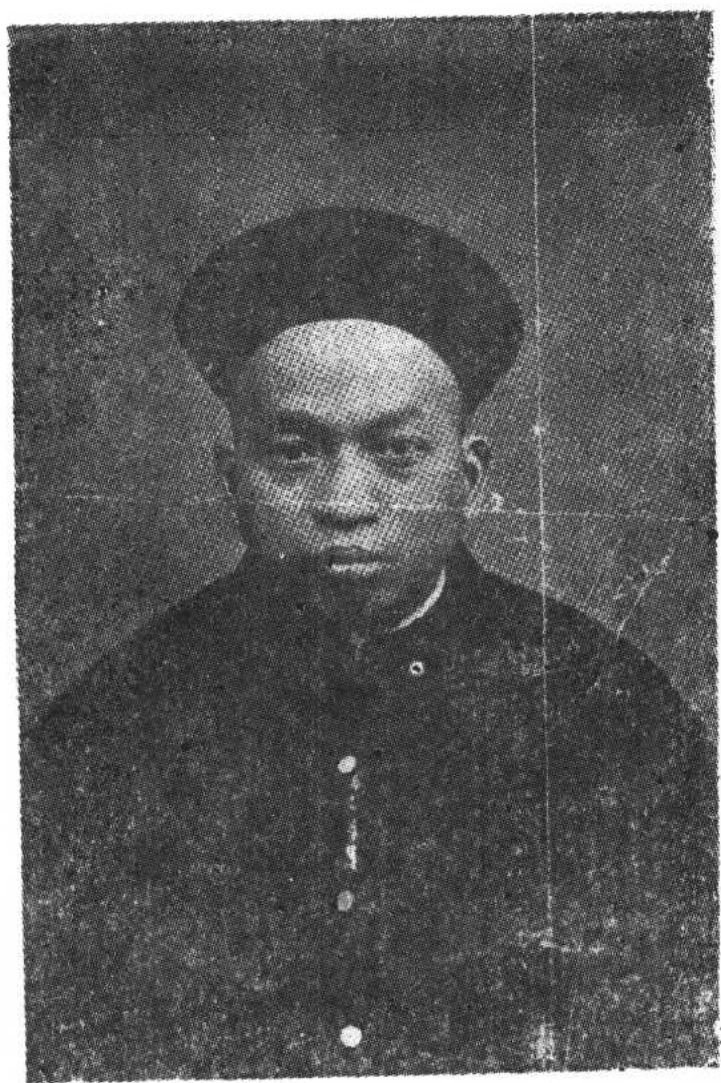
明 光 胡鲁璠 郭孝义

郭维庚

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钱 凯（主任） 郑继棠（副主任） 庐 山

王建民 马学颖 陈 青



横山乡人陈庆年先生遗像



王宜德先生遺像

目 录

人物春秋

纪念配生大哥——翼谋老伯的哲嗣·····	崔宗玮 (1)
追念贺耀祖先生·····	贡沛诚 遗稿 (4)
台湾邮务长王宜德·····	陈定武 (10)
劫后兴学忆贤师·····	严德煌 (14)
自学成才的作家严敦易·····	凌君钰 (22)
忆母亲黄亚兰二三事·····	符 立 (25)
镇江最后的进士·····	闻 思 (29)
先父卢润州事略·····	卢庆鹏 (33)
倪远甫与盐业银行·····	蔡墨屏 (37)
张恻伯二三事·····	史 勤 (40)

文化教育

镇江《大众日报》始末·····	丁守光 (43)
旧镇江报海琐闻·····	渐 佳 (46)
镇江曲坛一支花·····	张 虹 (52)
梦溪吟社记·····	杨佛生 (58)
南濡学舍始末记·····	李遵义 遗稿 (62)
全国第一部电化教育巡回施教车·····	杨瑞彬 (66)

工商经济

不夜街——日新街·····	蒋志云 遗稿 (70)
江苏省政府的“特种自动电话”·····	张铸泉 (76)

镇江报关行始末概况.....蒋茂禄(78)

治学之道

为了读书才选择了这一行.....范 用(81)

往事回忆

日寇对镇江的轰炸.....杨瑞彬(85)

抢运敌机纪实.....杨瑞麟(90)

首次世界大战一华工.....周少泉(91)

五四爱国运动在镇江.....莫仲钧(99)

刺汪目击记.....张容尘 遗稿(105)

烟娼道会

镇江市禁毒始末.....董宝森(107)

旧社会镇江娼妓一瞥.....李植中(115)

玄关道峻化堂亲历记.....万致祥 遗稿(133)

地方掌故

“白事”浅谈.....顾厚培(144)

浅谈“地名”的由来.....柳伯书、蒋于治(156)

台湾来稿

新的医学如何产生.....陈立夫(159)

理财专家赵棣华仁长.....余井塘 遗稿(164)

其 他

我所知道的中国童子军.....黄佑前(169)

《横山乡人日记》选摘.....明 光(187)

纪念纪生大哥

——翼谋老伯的哲嗣

崔宗玮

翼谋老伯一子七孙。哲嗣纪生哥大我九岁（1910——1977），比先兄祥琪还小些。柳老伯举家迁镇江，房子由我家接住，屹生哥因须留在中央大学读书，就住在我家，而且是他青年的原房。

南京南昌巷二号与隔壁四号都属于一位姓吴的士绅，屋前是片菜园，略有城市山林的闲静气味。进门是一个空场，然后是一排三间的房屋，座南朝北。三间房的中央那房，用作过道。从此进去，又是一个天井，以及三间向南的正房。窗外——也是天井的两端——有株桃树。1973年我见到他时，述及往事，他还出示立在桃树旁的小影。

大哥白日在学校上课、用膳，傍晚回房读书、休息。室内陈设简单，一桌、一橱，一床而已。他虽入数学系，但对文艺感兴趣。他有口小皮箱，其中藏有他的“文学创作”以及一些文学作品与刊物，不时取出浏览。

先父教子方法是美国的那一套，就是以宾礼待我。重话不说一句，从未打过我。因此我胆量极大，每个黄昏都走进柳大哥房内，问东问西，妨碍他的学习。先母虽多次训斥我，命我不可如此，毫无效验。半年后，柳大哥搬走，“顽皮的邻儿”当是一个原因。

半世纪后回忆，从柳大哥处，我得到许多教益。一位中国知

识份子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责人轻责己严、正直、谦逊等美德，我都见到真是一桩幸事。

他有句口头语，就是“罢了！”是用镇江话说的，至今仿佛响在耳边。仅这两字就可以表示他达观、抑让的态度。他对生活、工作、待人、处世都有自己的认识，他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但对周围的人、事是宽容的。

他身材很高，足足一米八十，但完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中央大学少数的体育不及格的学生中他是一位。他笑咪咪地对我说：“体育老师把跳高横杆放得很低，只有一米，但我仍跳不过去！”

我阅读过一篇他用第一人称写的，莫泊桑“派”的故事。主人公“我”在某处结识了位女郎，并且陪伴女郎回到她的邸宅。日后，再去那里，见到女郎死在地板上。故事中有一点神秘、惊悚的味道。可能这是二十年代末的一种文学创作的风味。我相信，过了一、二年柳大哥将此“积习”全部抛开了。

不久，柳大哥因病辍学，回镇江休息。一年后返校就住在中大田字房或农场宿舍里去了。

1935年左右，听说他已结婚，家在四牌楼附近。他与我的数学老师罗子正先生合居一屋，并请罗先生带口信叫我去那里谈谈。但当时我正处在兴趣众多，生活忙碌，“不知天高地厚”的时期，——还参加一点“一二九”运动的外围事务——将邀请置诸脑后，辜负两位尊长的美意与感情。

抗战八年，我在祖国的大西南，失去与柳大哥的联系。只是从峨眉山下来时，旅舍中见过定生姊。

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街头几次遇见他，但未深谈。1973年重见时，他不无讽刺地对我说：“四七年我曾对友朋说：

“我这位小老弟忙碌得很，好象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他就

是这么一句话，但我心里明白，意思是：你这样搞下去，迟早要吃苦头的。作为一个熟读中国、西洋历史，对伦理、言行看得极重要的学者，他早已预见我在十年浩劫中，非栽跟斗、吃大苦头不可。

1973年在淮海中路邮局相见之后，我们至少有过十次晤谈。柳大哥并不多问我半生的浮沉，也很少论及我们共同的友朋，他的话题局限于“一个甲子”前的古人，如宗白华、杨杏佛等先生。其实他是用间接的方法，教导我如何做人。

关于自己，他只简单说了这几句顿开茅塞的话。“1966年七月，邓拓自杀、吴晗入狱，全国混乱，人人身危。我检查自己言行，心中坦然，不惑、不忧、不惧。在最混乱的时候，上北京观光。”

说起他自己的健康，亦毫不在意，象说一个陌生者一样。

不料相聚二年，噩耗传来，我去龙华火葬场向他老人家告别。那天会上，他的同事、学生所作的发言，加深我对他的敬佩。

登泰山的游客都记得，爬近南天门时，钻刻在山岩上有“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十个大字，这是每个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我认为柳大哥足以当之。他是柳老伯的肖子。

追念贺耀祖先生

贡沛诚 遗稿

一、从济南惨案见闻说起

1928年，蒋介石自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贺耀祖、张发奎、陈调元分任一、二、三路总指挥，进行二次北伐，驱逐张宗昌。贺耀祖率部穿越泰山隘道，直捣济南，首先入城。第四路总指挥方振武从西路侧进。那时我在方的指挥部任参议。方部由济宁出发，经宁阳、肥城北进，紧跟贺部之后会师济南。蒋介石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城防司令。这时突然开来一个日军旅团，炮击济南，蛮横挑衅，妄图阻挡北伐。蒋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派蔡公时去日军旅团部谈判，蔡竟遭日军野蛮杀害。蒋又令外交部长黄郛前去旅团部求和，日军仍然炮轰济南，还提出进城的要挟。这样有伤国体的屈辱外交，激起了前沿战士的无比义愤，纷纷表示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有人愤怒地高呼：“倾注两师兵力，把这整个旅团的人一个个捆起来，再讲理谈判！”

蒋为了躲开日军，下令各路北伐军绕道前进直扑天津。方振武率四路军北向德州攻击，留苏宗辙军长固守济南城。我征得方的同意，暂留济南与苏军长作伴，看看蒋的屈辱外交里究竟藏有什么花招？我住私立信谊中学，与该校鞠校长共处，以观动静。日寇继续寻衅，炮弹横飞，市民伤亡者甚多。信谊中学也遭到两颗炮弹袭击。在这里我听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尤其是贺总指挥统率的湘籍子弟兵愤激地说：我们沿路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而战，现在见着日本一个旅团，而不敢挫其锋，还革什么命？许多人看到这种惨局，痛哭流涕；有的竟开枪自毙。据后来贺耀祖告

诉我，他当时目睹了这样惨烈的情形，就下了从此不带兵的决心。事实上他以后也就不带兵了。

贺总指挥二次北伐中的战功，和他的士兵勇猛善战、立志御侮抗日的动人事迹，成为我接近贺将军的动力。不几天，方总指挥从德州来电要我速去，有急事委托，我才离开横遭倭寇炮火蹂躏的祖国名城——济南。

二、南京初晤意合

1933年秋，抗日义勇军被解散改编后，我回到南京，把民众抗日铁血团的建立和改编经过向陈果夫作了汇报。继提出在南京安排工作，希望去参谋本部边务组，意要接近贺耀祖。陈果夫允诺推荐。时贺耀祖任参谋本部政务处长并代理参谋总长职责（参谋总长由蒋介石自兼）。数日后，贺约我到该部相见。我将自己的学历、经历向贺作了介绍，贺又仔细询问。双方初次对话，甚是投契。他军装整肃，仪态端庄，言词简要，精神内涵，给我以吸引力。贺叫他的机要秘书龚云邨将我的住址记录下来，过了二、三天，我被发表为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享少将待遇。

我在过从贺处长中及与龚云邨闲谈里，得知贺对边疆问题非常重视，尤其关心大西北，以及他代理甘肃省主席时的不寻常作为。我虽然是苏南人，却一直在东北、西北、蒙古活动；基于此，我在1933年初冬上书于贺，提出经营大西北，首先要建设挽毂大西北的河西走廊，这是承先启后的伟业。不久贺处长复我长信，大致同意我的看法，并列举了列祖列宗注意河西和经营河西的简要史实，文中警句“应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赴之”，使我至今不能忘怀，而且认为并未过时。

1934年春，贺任命我为参谋本部新疆旅行团上校主任。该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新疆的政治、经济、民族风尚，结交少数民族

朋友，考察沿途的重要地理。团员有黄培璉（湘籍），杨赞文（粤籍）等六人，均系黄埔生，他们均从事本职工作多年，懂得蒙、藏、维吾尔语。最初取道绥新汽车线（内蒙草地无正式路线，由绥远主席傅作义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合营的商品运输线），后奉令改道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从兰州西进，尚无汽车公路，乘日行五十里左右的“京华大车”，行进于河西走廊里。途中，接本部电令，命我团到达酒泉，停驻待命。秋深我团进驻酒泉。这时已能借助中国欧亚航空公司酒泉站的无线电台和参谋本部直接联系，向贺处长随时报告情况。团员们分别与酒泉城关的住商、行商交往，从而熟悉他们出入南北疆的经验。团员们还向维吾尔商贾学习维族语言。同年11月，本部又命令我们进驻安西、敦煌两地。我团遵令于同年12月分组进驻。由于安西位于进出新疆北路的孔道，敦煌是往返南疆的必由之路。酒泉恰好当此两路汇合之点（也就是两路行商的终点与起点）。我们获知不少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情况。

次年，我团正在借助于各路往返行商的接触和甘肃省安敦税局的导引，对走廊西端广大地区的交通、经济、水土、兵要、地理有了轮廓的认识之际，突然传来贺处长出使土耳其，杨杰继任的消息，当年11月下旬接得杨杰撤销新疆旅行团，仰即返回南京的电令。这时，“人在政举，人去政亡”的伤感气氛回荡在我团之内。这当然更增加了我对贺处长的怀念！

三、陪都共事神契

抗战初期，徐州突围后，贺耀祖在武汉任委员长办公室主任，我向他驰函表白愿追随老上司的情怀。贺立即回信叫我去武汉相见，我即取道洛阳、许昌、南阳、襄樊前往。途次南阳，武汉已告沦陷，委员长行营迁衡阳。不得已，我折回西安。

1943年上半年，我受训于重庆中央训练团高级班。贺耀祖此时任重庆市市长，并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一起指导高级班有关边疆问题的论文。五月份高级班结束后，贺邀我去他家面谈，见面后方悉我被内定为重庆市秘书长。过了两天，贺带了即将发表的秘书长、警察局长、工务局长去见蒋介石，随后正式任命。

那时贺的意向是去大西北，掌握方面权力，为抗日贡献力量，本不愿做“京官”，贺有时摆脱不掉资历深的潜在意识，又爱好饮酒，有时失言得罪一些人。这种种因素造成他与个别年轻的重庆市党部执委兼参会议员如吴茂兹、骆继常的一些隔阂。在市参议会举行大会进行质问市政设施时，凡是矛头针对贺市长的问题概由我作仔细明确的解答，既起了缓冲作用，也收到排忧解难的效果，深得贺的信赖。

那个时期，重庆市的居民不仅养鸡而且广泛地养猪。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坑坑洼洼到处可见积水与猪粪相混，环境卫生差。我和警察局、卫生局提出市内禁止养猪的问题。经过讨论，贺市长也同意，这种事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大发雷霆地说：抗战时期，生产唯恐不够，怎么能禁止养猪？简直毫无常识。他撤开市长，下手令撤我秘书长职。贺为此气愤，他要去找委员长，我理所当然地劝阻之。贺坚持要为我另外安排相当的工作，他与陈果夫、肖铮商量后，成立了重庆市地政局，由我出任局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同年11月底行政院承受蒋命改组重庆市府。就我所知导致贺耀祖去职的主要原因有二：一、贺的夫人倪斐君精明能干，思想进步，抗战时期，她常去前线慰劳伤兵，而且不分党派，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为此屡次警告贺市长。二、抗战胜利，中共毛泽东主席亲来重庆谈判。因为贺是陪都市长，与毛主席又有乡谊之旧，想用家宴形式邀请毛主席到家中作客。贺为此事请示蒋介石，蒋尽管内心不快，但缺否定的理

由，乃叮嘱贺安排倪斐君外出，不得参加为毛主席举行的家宴。贺在家宴中对毛主席说：八年抗战，民生凋敝，休养生息为第一要义；今后决不能自己打自己。谁要发动内战，我坚决反对。这话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他非常震怒。

四、走向彻底反内战的贵严先生

1946年春末，我赴杭州就任省府委员职，路过上海，专程谒访闲居于施高塔路的贺贵严（斯时贺已易号为贵严）先生。坦率告诉他，在重庆期间我已和陈惕庐（曾任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后任浙江省训练团教育长）、高宗禹（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组织了“大众社”和即将改组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请教于他。贺热情赞助，继即参加“孙盟”。他于孙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多次与陈公洽商组织铁道武装警察起义，响应解放军南下的计议。又曾对我推心置腹地诉说他拥蒋、助蒋和疏蒋、厌蒋的经过：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去日本，1928年回国复职、准备大举北伐，抵达上海，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贺耀祖及时赶到上海去看望他，表示欢迎蒋先生回国领导北伐，南京秩序由他负全责。蒋到了南京重掌大权，贺也因此备受蒋的倚重，贺曾以特使身份出使苏联，当过军统局局长、委员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贺在甘肃代理省政府主席任期内，正值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之时。那时兰州关押着不少红军被俘人员。他们是长征中在河西走廊（张国涛所部）和六盘山被俘的。平型关战役后，中共中央派谢觉哉前来和贺商谈，接受被俘人员回归延安，以利抗战，贺不仅同意并采取先放人，后向蒋介石报告的措施，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一直耿耿于怀。

1949年2月，我随同陈仪被撤职，旋即遭通缉。从那时起，到5月解放前，我一直在上海浦东过着“地下”生活。我一度买